

從族語創作人到擔任族語創作評閱人的心路歷程

民族語作品の創作者から民族語創作作品の評価者になるまでの心の道のり
My Journey of Heart from A Creator to A Reviewer of the Literature Award in
Aboriginal Language

文 | Tiang Istasipal 余榮德 (花蓮縣東光教會牧師、玉山神學院實踐神學博士)

圖 | 政大原民中心

首先 我必須對自己說，很幸運被生在台灣原住民族中的布農族群，且又生長在號稱布農族長兄的巒群 (takBanuaz) 之中。有這樣的成長環境與人文氛圍，使得我產生對周邊事物撰寫的好奇，想要以自己的方式維護這些夢幻中的奇珍異事，避免她們被強大主流的勢力沖蝕，但除非透過文學的敘述來留住她們。

軍中經驗造就書寫動機

70年代中期，我曾嘗試以布農族語書信和母親對話，我被軍中的政戰系統抓包了，雖據理力爭，但畢竟因主流的邪惡而退縮。這些

陳年往事對我日後的族語寫作，為我埋下了生命的種子！（詳見本刊第69期〈軍中的家書埋下布農語書寫的種子〉）。

我的族語創作可以追溯到1984年，我單純地為布農族的語言文化獨自發行刊物，它是以華文為體，摻雜極少的布農族語的月刊。最



第七屆族語文學獎的評審會議，由林修濂教授進行開場。



當了評閱委員之後發現創作者和評閱者之間著實有些不同。

我一開始學習寫作是存心奮力一搏的，把萎縮了的寫作靈感和鈍化鏽蝕的心靈觸角再次的撥動。反正就是試圖為自己的族語生命點擊可能的任何火花來。



後受囿於個人的財力而停刊，前後約三年的光景。那次的經驗告訴我，族語的維護靠單打獨鬥是癡人說夢，更何況要去發展甚至光大她呢？近年來，我們幸運的是，可以從國家的政策獲得充份的資源去發展自己的母語，放心地使用她、享受她、賞析她真正的美。自1990年代起台灣原住民族的族語發展有如坦克車一般，輾壓了過去部份的文化與族群障礙。

翻譯族語聖經

我常常對自己說：「當自己能夠為自己的族語做什麼的時候，只管把耳所聞

的、眼所見的、心所感的……統統忠實地記錄下來，因為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有了記錄，將來就不會有失落的可怕。」我一開始學習寫作是存心奮力一搏的，把萎縮了的寫作靈感和鈍化鏽蝕的心靈觸角再次的撥動。反正就是試圖為自己的族語生命點擊可能的任何火花來。對我而言，最寶貴的經驗是個人在花蓮玉山神學研究院修業神學的最後一年，在提出個人道學碩士論文的思考。以往從未有畢業生從擴展自己族語生命的角度去思考完成自己的論文寫作。在獨立研究期間，我曾多次向我的指導教授表達：以翻

譯中文聖經為丹群布農族語聖經的方式，來表達我的族語生命在聖經中當然的樣態，經過一年半的功夫完成我的聖經族語翻譯神學論文。這對我來說，當然的意義很不尋常，最重要的是我愛上了族語翻譯的研究，也催促我更深地去研究有關於族語的符號拼讀、族語正音、語法結構等。日後才有編訂《丹群布農族語詞句典》並於2016年出版，以及大量地翻譯新舊約聖經的相關內容、編寫族語教材、試題，並且樂意協助編定12階教材。

挑戰族語文學獎

及至2010年，聽聞教育部舉辦的族語文學活動，既然我在族語做了許多可能的努力，我何不繼續前往探路，或許會有所新學的挑战。我毫不猶豫報名參加族語文學獎。連續參加2011與2012年的活動，說真格的還算是蠻有個樣子的，至少是名利雙收，這實在是一檔令人羨慕的事情啊！

創作是在傳達自己心裡深層的一種想像、幻夢。她可以彌補在現實生活中所遭遇的缺憾。個人總認為現實生活的擔子實在太過於沉重，沒有多餘的空間可以留給心靈自由地去揮灑那些現實生活無法實現、自己所想要的，或自己想要擁有的部份。著實言之，寫作和生活的樣態確實是大不同；寫作是生命的種子，這些生命種子可以撒向更多的他者，見證自己生命的真實，即便是天馬行空的控訴與敘事，她總是可以和那些喜愛她的讀者纏綿不絕地對話。寫作者利用標點符號控制讀者的理解能力與速度，甚至下載到字裡行間的感情，不斷地激發起伏不斷的生命連漪…不願意隱藏一點點的自私，解

放到自我生命的真實裡。

回憶初次參賽

2011年，我的寫作題目是「PUNAL（土石流）」，是一篇描寫我父親所處世代的困境和無奈，正確地說他的世代是處在日本殖民末期與國民政府來台初期的尷尬接縫。這個世代的接縫，就布農族而言，它就是一個巨大的土石流，它可以沖毀整個族群過去的所有成就。初次寫作體會是：在真實的故事中，用誇張的敘述描繪她的美，用最可恥、最邪惡的言詞，表達來自心裡的反差。這篇寫作正在表達被日本殖民的無奈；被抓去充日本軍，一直到逃兵；以及漢人的思維如何凌虐布農族人的真實生活。至終，父親無奈而逃離世間的悲感。

2012年，我的寫作題目是「TAVUK（揹袋）」，這篇敘述我岳母馬玉江（AQUZ, MANQUQU, 1921-1998）的姊代母職的辛酸故事。揹袋是孕育布農族人生命性格的重要場所。幾乎每一個布農族人都曾經是那張揹袋裡的過客，甚至在同一張揹袋裡孕育了百樣不同的布農人生命樣態。

總之，創作不過是盡量

創作不過是盡量照著個人的思路天馬行空地找出靈感來，盡可能地用誇張的裝飾和摸不著邊際的詞藻來整補、美化現實生活上的生命斑剝、喜怒哀樂、生老病死，以及永遠無法達成的想望。



照著個人的思路天馬行空地找出靈感來，盡可能地用誇張的裝飾和摸不著邊際的詞藻來整補、美化現實生活上的生命斑剝、喜怒哀樂、生老病死，以及永遠無法達成的想望。

初登評閱行列

自2013年之後，至少有二次被邀請成為丹群布農族語創作者的評閱委員。自忖我何來族語與文化方面的素養，族語寫作還在牙牙學語階段，創作經歷之短，難登



族語文學獎評閱會議的空檔，雙師對談。

大堂之上。我就這麼半推半上地座列評閱大人了。當了評閱委員之後，我發現創作者和評閱者之間著實有些不同。我試圖用駕駛員與乘客的關係做例子，假設他們都會開同款車，可就是乘客多少會對駕駛員的操作提出不同的見解，駕駛員卻隨著自己的意願或喜好來開車，不理會乘客的感受。

心態需適時移轉

創作是沒有上限的，它可以撼動或突圍任何的法令、道德標準與社會的核心價值。我的寫作很單純地開發我自己的思路，赤裸裸地把自己放在自己族群世界裡的任何框架上，用自己所熟

悉的族語情緒撰寫開來。沒有人能夠制止我所綻放的思緒與用詞，創作之所以成為創作，我想就是因為任何人都都不具備你所擁有的思維氛圍。成為創作者的評閱人就沒有那麼幸運，也不那麼自由了。如同搭了一個與自己駕駛風格不同的車子，他的一舉一動都牽動我的不安和緊張。有時候為他踩煞車、為他催油門，甚至為他轉方向盤。但這部車依舊是控制在他的心腦手腳中，自己的任何動作有如拳打空氣，空空如也。首次擔任評閱人的我始終認為：「創作者不應該…、創作者怎麼能夠這樣或那樣？」企圖把創作者的思潮沒收到自己的創作模式裡，成為自己的第二次創作。有時候，細細省思才會發現，自己的評閱結果不必然是會優於創作者，假如不能夠排除私心與自我傲慢的話。後來，我的評閱心態轉移到創作人的脈絡裡，希望提供創作人在創作的過程中找出合理的、良性的，以及可以發展的思路來，在日後的持續創作中，比較順暢些罷了。◆



Tiang Istasipal

余榮德

布農族，花蓮縣萬榮鄉馬遠村人，1951年生。玉山神學院實踐神學博士，玉山神學院道學碩士，陸軍官學校理學士。目前在東光基督長老教會任關懷牧師。長期參與原住民族語言建置與發展工作，致力於布農丹群族語教育。